抗戰以來

黃炎培 著

抗戰以來

黃炎培著

國訊書店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序

抗戰以來，由上海而南京，而武漢，而西南諸省，迄於陪都，其間前方後方，國內國外，雖奔走不遑，對國家民族，所爲稍稍自效，一舌與一筆而已。凡所筆之書者，詩則爲「苞桑集」，「天長集」，集長篇文與詩，則有「蜀南三種」，至所爲散文，僅分見於「國訊」與其他刊物，初未嘗聚以示人也。竊以爲人生苟有一事一物之知，必盡記之以貽諸後人，後人以爲不足存，則火之。否則珍受焉，從而埤益焉，以遞貽其後人，人類社會之日進，有不以此也夫！我生無似。以先人之教誨，師友之薰育，略知天爵之貴與天職之嚴，日以自修而自惕，丁此環宇作戰空前大時代，今後全人羣之大現光明，與或長墮而不能自拔，將取決於每一人之自修與自惕，因矢以勉己者進而勉夫人人，口舌之效微，則一託之文字，乃者，國訊社寮於戰時讀物之奇貧，亟以屬青年智慾，而試辦書物出版，我則取抗戰以來所爲文，厚自芟汰，得三十首，而以亡妻事略附焉，以付

我社印行：火諸，珍諸，將壹應諸讀者，私吾生服務及四十年，體未嘗衰，而吾齒之加，幾逾三分百歲之二。此五年來，家則破矣。人則亡矣。我誠何敢以一身創痛之私，騰為塗說，願攘攘大羣，若干事實之可歌可泣，亦既驚天地，動鬼神，而與之絕相反者，亦復隨地隨時而有在，因以構成我國我族之千鈞一髮，與百千萬億同胞之火熱水深，迄今而俱未已，一念及此，輒不覺吾淚吾血之奔湧筆端，而不能自止也，文節一首題為抗戰以來，實則都是抗戰以來作，因以是名名我全書。

民紀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八夜 炎培識於州喉園寫樓

目次

抗戰以來……（一）
抗戰問答……（三一）
吾徐新六先生……（三七）
我之人生觀與吾人從事職業教育之基本理論……（四一）
雷鳴遠……（四九）
封公開的信……（五二）
……（五九）
一會理四校男女諸同友書……（六六）
從內地視察收到民衆熱烈愛國的事實……（七三）
我所見一百一歲馬相伯先生之生平……（七九）
怎樣歡迎二十九年抗戰最後勝利……（八七）

我師蔡子民先生哀悼辭……（九三）
我之憲政一席談……（九九）
從後方轟炸聲中經過第四個「八一三」時的感想……（一〇二）
贈買佛如弟……（一〇八）
節六十二生日告諸兒孫諸甥親屬及諸學友……（一一〇）
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工作同人宣言……（一一六）
我對於新縣制之認識和努力……（一二〇）
從新聞業想到幾點基本問題……（一三二）
快建立世界反侵略陣綫——中蘇英美……（一三七）
敬介紹學習互進一貫法於國人……（一四〇）
說食……（一四五）
孔士勷南園詩艸序……（一五〇）
劉仁輔先生墓表銘……（一五一）

我和許地山先生僅有的一席話……（一五三）
國訊自白……（一五八）
對斐立賓僑友臨別贈言……（一六二）
我之對於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六七）
怎樣從長時期後取得抗戰最終勝利……（一七一）
胡君子靖哀辭……（一七八）
附錄
先室王紉思夫人行略……（一七九）

抗戰以來

二七・八——一二・

一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暴發，一般同志，極端悲憤，日夜在上海聚商如何挽救未來大難？我是其中的一人。至二十六年七七而平津開始抗戰，八一三而淞滬開始抗戰。

我在上海，有三十五年服務歷史，當淞滬開始抗戰之初，組有上海抗敵後援會，我是其中的一員。上海市地方協會，以歷史關係，在抗戰期間，爲地方主要團體之一，而我是其中的一員。那時候，我還任職南京國防參議會，三個月間，往來京滬，至九次之多。中間，還奔走滬杭津浦，淞滬既陷，由南京而武漢，爲視察地方動員狀況，由鄂而湘，進及桂粵，折而北行淮徐間，從此南北東西，沒有休息過一個月。其間所見所聞，所發生的感想，須得負起責任來，報告給國人知道。因此不避拉雜，一一追記，而總名

之曰『抗戰以來』。

八一三的前夕　上海自民二十一年淞滬停戰協定成立，日本駐軍本訂有界限，而藉口某案越出範圍，並建築等於要塞的營房，貯備糧食彈藥，偵諜四布，附近幾百里村鎮，無不有日人縱跡。同時收買漢奸，暗中組織，此等事已成公開秘密。當局不欲輕開釁端，隱忍不發。而日人竟存挑釁，得寸進尺，自『七七』蘆溝橋發難，早信上海且夕有事。八月九日下午五時，日軍官坐車闖入虹橋飛機場警戒區域，此事遂成爲淞滬大戰導火綫。明日，開來軍艦數十，陸戰隊六千餘人上陸，十一日下午三時，英領事方按照淞滬停戰協定召集會議，意圖調解，日人表面上參加搪塞折衝，實則暗中調兵遣將，不遺餘力，我方偵知之，亦用最大速度調兵應付，十二日上午二時，從睡榻上得報我方某師部隊坐汽車自西而東，第一批向吳淞開拔，同時另一師部隊坐火車向北車站開拔，四晨，突然發見守該兩地者，皆我鋼盔軍士，敵人爲之一驚，十三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開北天通庵最前綫首開鎗聲，不十分鐘，旋即停止，至下午三時頃，而雙方正式開火矣。

淞滬各界民衆　上海民衆對抗戰的熱烈，在『一二八』一役已表現不少，又積下五

六年抑鬱而憤激的情緒，到此一齊發洩，自抗戰開始，一聞勝利消息，爆竹之聲立遍全市。前方如有需要，無論吃的，穿的，用的，苟爲普通人家所有，或能製的，只要報紙登一新聞，立即源源捐送，堆積如山。而尤難的是女界。青年戰地服務團，男子以外，不少女子組織。出入硝煙彈雨中間，爲軍隊服務，九死一生，此何等可敬！當募集救國公債時，婦女組特別努力，此組原以一百萬圓做標準，後來超過了不少。四鄉老婦，有因志願捐助一種金銀飾物，不惜賠了多少車費，化了多少精神與時間，經過多少奔走詢問的麻煩，才得捐掉。我曾親手接受過此項金銀飾物。所謂「千里送鵝毛，禮輕心意重」。眞使我感動了不得。這都是一般社會熱烈的表示。捐金錢及物品以外，亦有捐勞力的。男女青年，願以其身爲公衆服務，一見我們，要求給予工作。聲明絕對不要酬報，往往於此中發現極優秀青年，藉此機會，在社會上大露頭角者。家有汽車而能自己駕駛者，願以其車給後方公用，而身爲之駕駛。既捐物，又捐力。我往來京滬間，有一次爲我駕車者，實卽某字號的小主人。我沒有得他同意，不欲率然披露他的姓名，然至今感激不已。我不僅感激他對我的赤情，我該代表公衆，代表國家，深深道謝。

江陰封鎖綫沉下若干條輪船而成。此被沉之輪船，由政府商向各公司徵發。當會議分担時，有人私謂杜月笙先生：大達公司以先生之力，當可免除此項義務。杜先生大不爲然。說吾吾們的船正應首先參加，否則何以對國家，更何以對朋友。於是大家踴躍參加，而封鎖以成。這不過舉幾個例子。類乎此的正不知多少。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那時在上海總算約略做到。

漢奸是怎樣的　同時都也發見不少漢奸。上海市上時時有私售物品與敵人，而爲民衆所發覺，以公共處罰。在口鄉也不少。有一回，我赴松江訪王專員事畢，出公署，見一羣警察用繩縛着一大批鄉下老，約莫三四十人，全是衣衫不全，一望而知爲窮苦民衆。送客的王專員立向詰問，警察答稱都是漢奸。惜因急急趕路，不及詳問下去。但窮苦民衆中占數如此多，未免使人驚訝。有一位朋友從嘉定來述所親見的事：此友正欲渡河，見河心小舟載老少男女七八人而過，警察追及，將全船人鎖住。從他們每個人身上搜出同式的小鏡一面，紙包錢一枚。警察因疑這羣人在敵機飛來時用小鏡在日光裏閃爍地照來照去，故疑爲漢奸而追捕。乃首鞫一老婦，問這鏡和錢那裏來？答：某先生給我們

的。問叫你們幹什麼？答：等飛機來時在某某地方用鏡這樣這樣地照。同時以手作照鏡狀。說是這樣，敵機的眼不會搜到我們家裏。問尚有其他工作否？答：要我們留心某處，有了快去告訴他們。有兵來了，也去告訴他們。問，許你們多少錢？答：許我們破打完了，每個人送二百圓，問先送多少？答：現在分文沒有呢哩。警察就把這羣人帶走，下文不知了。就是上邊種種，是那位朋友親身遇到的。這般無知民衆，他們那裏懂得，村交通狀況，軍隊往來狀況，對於作戰的關係，那裏懂得飛機找尋目標的關係，更那一識得將來酬謝二百圓的不可靠，受了一個大哄騙，送了一條小性命，這種情形，祇有可憐，那真說得上可誅可恨。這就是敵人五六年來祕密收買細織的成績。

無潼好區域　告有高級軍官某甲，告我們：鄉村裏漢奸太多了。歇下來不到三小時敵機就會跟來。獨有崛山縣一個區域儘你久住，敵機不會來的。所以三個月中，歷次高級長官來。幾乎沒有一次不住那處。隔幾時，高級軍官某乙某丙增這樣說。原來那處就是中華職業教育社所辦過六年改進農業的徐公橋。從民十七至民二十三六年間辦到全區域沒有一個乞丐，沒有一個小竊，沒有一個失業，沒有當典，沒有高利貸，沒有煙，沒

有賭，雖沒有辦到教育普及，一般村民大都養成了一些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懂得了一些國民義務。自從民二十三年還地方自己管理以後，料不到在此抗戰期間，有這一些的貢獻。眞所謂『福不唐捐』了。唉！那裏是『福』呢？到我軍退却以後，這許多村民就爲是懂得了一些，對敵人來，那裏肯放鬆，拚他們的命去，殺！殺！結果差不多把全區域壯丁生命都送掉。中華職業教育社自從把徐公橋和還地方以後，去向上海西鄉漕河涇趙家塘一帶幹他們改進鄉村工作，三四年間，倒也略略有些規模了，淞滬陷落，這些受教育的民衆，受訓練的壯丁，當然對敵人同樣不肯放鬆，游擊隊最合式的原料，自然屬於他們。據最近報告，敵人借稽查戶口爲名，在這一個區域所有壯丁挨家搜殺。還發明一種殺人新法，先逼令他們各掘一坎，跳下坎去，敵人便舉起毒手鋤刀劈他幾下，立即蓋上泥土，完了。唉！如何是好呢？不去教他們，人人不識得國家，國家如何得救？開了他們知識，害了他們性命。我要和范湧泉同樣地付之一場痛哭了。雖然，還是我們不努力的不好。要是大家努力，把區區鄉村改良起來，人人對於國家愛護熱烈起來，看敵人還能殺我們麼？

二

怎樣讓民衆得到物質報國的機會？　上海南京間，我作抗戰三個月中，奔走過九次，前面說過了。我們一般同志，除在後方服務外，還担任京滬、滬杭兩路綫各地聯絡工作。陪我奔走的，楊衞玉先生最多。中間還接受某種使命，和江問漁先生奔走過津浦路，到濟南爲止。那時候十月初旬，過徐州，官民間接洽了一下。到濟南，留三天，當局氣燄很，餘外我不說了。可是民衆贊助抗戰之熱烈，濟南並沒有比各地差。青年會募棉背心二萬件，一登廣告，二三天內，便募到一萬二千件。有一報館，廣告募捐，不到二天，二角二角的竟積成二千餘圓。這都是地方同志告我的。可惜於統一募捐的主張之下，分募既不許，統一募不到，此等現象，幾於到處皆是。我以爲分募固然要豫防流弊，然祇規定手續，凡經募者須先聲述負責機關及個人姓名，並規定期限，報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可，捐金或物收據須有一定格式，如負責人簽字蓋章之類，收到後須定期用適

當方法將戶名及數量公布，該金或物須按期交付指定之銀行或其他機關，結束時須報告主管機關核銷，一面全部公布。此事當局不宜放任，卻也不可不相當開放。因為捐者各有各的信仰和關係，絕對不可加以　制，如必統一收受，捐款勢必減少，或竟絕有。物質上的缺少接濟，固然關係重大，使民衆無從表現熱烈的情緒，甚至起一種反感，以為我無法報效國家，我與國家沒有發生多大深切的關係，這點影響太重大了。反過來，想便利方法，讓民衆捐一文錢，一件物品於抗戰，就感覺到我亦是在抗戰中貢過力的一份種極子，自然對戰事特別關心，而對國家的熱情，亦便油然而起了。我到此把這些話講給當局聽，可惜瞭解采納者太少。

精采的柳泉一幕　津浦路一往一來，挨到空襲警報七次。最精采的一幕，是歸來時在柳泉驛附近。車離站僅數里，警報來了。大家照常從從容容地向鐵道兩旁隨意散開，我和江先生兩人就在口埂旁邊，各拿着一本書坐地展閱，隱隱聞到飛機聲，北方三架敵機作品字形緩緩而來，散開的大衆一齊躺下。一會兒，逼近我們頭頂上，那時候我的心神特別鎮定，並沒有敢想到一秒鐘內炸彈不落在我身邊，可是早把生死問題丟在九霄雲

外了。忽而，打頭一機衝身一擺，轉向軌道的左方，那時候恰恰直臨我們頭頂，向下一陣低飛，拍！拍！拍！急劇的機槍聲，隨着了呼！呼！空際氣流受有力的磨擦發出的怪聲，才激着我耳鼓，我眼簾前機影早如流箭般向軌道右方去了。第二機「如法泡製」，又來一陣，第三機又來一陣，那時候，一般躺在地上的人們，多把頭向地面俯伏着，我一想，這種奇景，我怎麼可以放棄不觀呢？索性側身仰面看個暢快，一霎眼間，不及起身捲送，這品字形三個機也沒有道一聲別，早揚長去了。只見機車冒着一道一道白烟，大家慢慢走着向前去一問，才知中了幾個鎗彈，壞了！壞了！直等前站另放機車來，才把我們帶去。

三

鐵道防空三離法　鉄道防空，我總算有相當經驗。最好用「三離法」：（一）列車與車站離開。停車時遇警報，將車拖出車站，在近站時勿進車站，這樣，車站即被燬，不致波及到列車。（二）機車與客貨車離開。一聞警報，立即解下機車，駛離客貨車至

少半公里一公里以外。這樣，機車即被燬，不致影響到客車。（三）乘客與車離開。即上文所述方法。因此，車雖被燬，不致影響到乘客生命。這三離法，當局從經驗得來，確有推行的價值，較之有等地方，空襲時，將乘客鎖在車房內，以至紛紛跳出車窗跌仆致命好得多。

白鶴港泥人　京滬間九次往來，當然碰到不少的困難與危險，而最值得記載的是十月三號白鶴港一役。那一次我從南京到上海，有位陸女士同行。到了蘇州，加入楊衞玉先生等。我和陸女士車在前，楊先生車在後。那時候，到處遇空襲，特從黑夜同行。夜半一時許，過一地，左右是河，路係新修，大雨初過，泥濘得不了，前面已有幾輛車陷泥濘中。我車爲避讓前車，特靠河邊駛去不料車身一側，不能自拔，恰恰陷在河旁，開出右邊車門，跨入河裏。祇有左門可出入，而楊先生車同時出事，前後相距約莫兩三里，致無法互相照顧，用盡方法，我車不動。時冬令初交，微微感覺寒冷。我和陸女士祇有一毯共蓋着，危坐車內，好容易守到天亮。一出車門，滿地泥漿，幾無從立脚。囑司機問走路鄉人，才知這裏就是白鶴港，距青浦城還有二十四里。天天上午遭遇轟炸。